

評審獎

苔雲

楊右晟

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我沉迷於衛星雲圖。我會把自己關在房間，盤腿坐在椅上，長時間凝視螢幕前生成的動態影像。綿延不絕的雲氣橫越廣大地域，攪動著，流轉光陰。我的意識由兩道支流組成。其中一種，是反覆觀看被平面化的水氣，是如何跨過曲折的海岸線，並在移動時，由於溫度差異表現出極為細緻的色彩變化。就這一層而言，我把大氣運動視為自成一格的抽象知識，數據和平面座標系上的變化本身就帶有嚴謹的美感。但在另一個層面上，我則不自覺想像重雲和氣流，是如何與具有深度的現實場景互動。鹹澀帶腥的近海潮汐既受月地引力影響，也由於大規模的氣旋流動而難以自己。深海的洋流帶來無聲冰寒，層層驅使，在盆地邊緣結成雲氣降雨。

有趣的是，各大機構提供的雲圖在風格上相差甚遠，也就激發我不同的想像。中央氣象局的影像像素較低，但色彩甚是鮮豔，像具年代感的幾何平面設計；高知大學的細節更為豐富，也不用鮮黃色的線條標示國界，但雲層的白用得厚重，陸地又綠得不真實，就顯得忽近忽遠，無可捉摸；日本氣象廳的雲圖風格最為高雅，在纖細的座標線上，灰階圖像呈現出稱得上靜謐無聲的大氣作用，無垢如現世倒影；美國國家環境衛星數據資訊局的溫差色調強化和水氣變化兩組影像，是上色上得最美的，溫和飽滿的熱帶氣旋一面靠近臺灣本島，一面將龐

大的能量放向四周廣大的藍色海域，具有讓我瘋魔的美感；美國太空總署的衛星雲圖無法生成動態影像，但它卻最能引發我對現實世界甚至是生活的想像。每一張圖片需要的存取空間都極大，但細節豐富得不可思議。我可以分辨每一絲雲氣是如何自氣團分離出來，成為我日常可見，天空中形單影隻的孤雲。我也能夠藉由植被和水文的布局，猜測哪裡有聚落，而河流的出海口又是否經歷大規模整頓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圖片裡的綠色看上去是如此真實，幾乎可以觸摸，能夠嗅聞。它們讓我聯想到，貫穿我居住經驗的青苔、霉斑、脫落的油漆，以及像是不會停止的雨。

父母經營小有規模的汽車零件廠，起落過幾次，所幸目前平安。在我的成長階段，由於家中經濟狀況變化很快，一家人輾轉住過許多不同地方。我們的棲身之處各有特徵，但總是陰暗潮濕，並由於鄰近丘陵地，常常降雨。

汐止區公所向西走幾個街區，看見機車行招牌後左轉，往前走十五到二十分鐘，就到了我的第一個家。進房之前要先通過車庫，車庫空間狹窄，地上生滿霉斑。前一位租客把這處充當辦公室，油墨汗漬、沒撕乾淨的海報邊角，以及開會用的白板仍留在牆上。窗戶配老式毛玻璃，窗框是金色的，顏色已經褪了，邊際爬有粗大黑點。廚房有道後門，通往曬不到陽光的防火巷。洗手間沒有窗戶，也沒有抽風設備。房屋本身叫人沮喪，但周遭環境是我在各處曾經的家園間最喜歡的。從區公所過來，樓房密度明顯要比市區其他部分要低，沿途會經過疏導上游河水的渠道，粗放的河濱公園，漆得晶亮的鐵欄杆，還有無數條不知通往山中何處的小路。路邊防止土石流動的牆和林地間的空地上，交錯生長茵綠的蕨類植物、墨綠色的團狀苔蘚、鼓動變形的霉斑，中間夾雜著不知名植物剛發出來的稚嫩綠芽。即便對現在的我而言，這些仍是可喜的隱逸風情，何況牙牙學語時候。

雖然，我自己一點印象也沒有。前段敘述是我讓媽媽回憶起來之後，利用假日重訪寫下的。但畢竟在上幼

稚園之前，我就住在這裡。白天爸媽外出工作，我被送到隔壁的大伯家給奶奶帶。高雄姑姑常對我述說當年奶奶多疼愛我，誇我唇眉秀氣，像個女孩。奶奶想活到看見我背書包上學，但我就連奶奶的樣子也記不得了。

喜歡看雲這回事，肇始於小學三、四年級兩年。爸媽帶著我和剛滿兩歲的妹妹，搬去南港和二姑姑住。我們一家人住在頂樓加蓋的木構房屋裡，二姑姑住樓下。對沒有念想的孩子而言，那是多麼開心的時候啊。夏天晚上，一家人在陽臺就一大盤紅燒豆腐扒飯，夜了就睡在通鋪上。爸媽一邊，我和妹妹一邊。睡前，我會滾到爸媽身上撒嬌。那時候我還不為此感到難為情，但他們卻嫌熱。妹妹會嘻嘻笑著從我們仨身上跑過去，就連爸爸也偶爾吃不消。每天醒來，我都曾見到妹妹坐在角落，把我的塑膠動物模型往木板敲。我生氣地把妹妹推倒在被褥上，轉身要到陽臺去玩。妹妹被枕頭絆倒，就哭。一兩個小時後，我們已經前嫌盡棄，在地板上擁抱著看電視了。電視是前房客留下的，一次只能看一個小時，之後得休息上大半日。電視不能看，我們就到陽臺去，躺著數藍天裡來去自在的雲，看它們變化成我在圖鑑裡讀到，存活於太古海洋裡的巨大昆蟲，直到我們都睡著。

南港的雨下得更頻繁，日照也強。鋼筋熱脹冷縮，累月經年便突出牆面，撐出裂痕。姑姑在陽臺上留了三大個保麗龍箱，放進泥土，養過各類植物，但在我們搬來之前業已死盡。保麗龍不透水，一遇雨就淹到向外滿溢，再強韌的植物也要爛透了根。爸媽工作太忙，沒有打算處理這處泥土，但我和妹妹心血來潮，埋下銜在她嘴邊的木瓜籽，竟發芽長大了。想來是過去幾年保麗龍被撐出了裂痕，能夠排水的緣故。木瓜樹漸漸抽高，我和妹妹整天趴在箱子邊，死命地瞧。但木瓜樹只是藉口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甲蟲，團團蠕動，一伸指觸碰，就縮成一團的馬陸和鼠婦，才是我們真正的觀察對象。妹妹又怕，妹妹又喜歡。下雨了，我們會穿上黃色的便利雨衣，光著腳，用布丁湯匙蒐集牆角的黑色爛泥，堆在一起，並伸手撫摸角落裡厚實如被褥的青苔。

姑丈氣管不好，吸不得二手菸，姑姑就到樓頂過癮，還喊我和妹妹陪她。二姑姑頂著棕色爆炸頭，穿花襯

衫、喇叭褲，和鑲了亮片的涼鞋。天氣好的時候，她戴上墨鏡，往躺椅上一靠，翹高了腿，便一根又一根地抽，直到睡著。遇到天公不作美，她就一面抱怨雨棚下都是霉味，一面把躺椅往內推。每當我和妹妹噙得抱怨起來，她就像《一〇一忠狗》裡的庫伊拉，從喉嚨裡笑，然後用力咳嗽。我到現在仍舊困惑，植物們是如何將自己的種子放進我和妹妹隨手搭起的爛泥谷地。每當下過雨，綠色的芽就密密麻麻在排水管和陽臺各處長起來。為了防止植物生根動搖牆壁結構，姑姑會一面抽菸，一面動手將它們拔去，引得妹妹傷心萬分。木瓜樹在我們搬走的時候已經長得比我要高，幾年後，姑丈還特別來電告訴我，打出來的木瓜牛奶味道比他想像中要好。

可惜，姑姑再也喝不到了。在大家習慣了菸盒上聳動圖片的現在，只要見過二姑姑抽菸那股勁，就沒人會為她的驟然離世感到驚奇。然而，那畢竟是我頭一回失眠。姑姑屬於那類把髒話當成語助詞的長輩，知道我和妹妹耳濡目染，卻不許我們說。我可以想見，她若是泉下有知，會對我的愕然感到困惑，罵髒話笑我娘娘腔。姑姑是比我豁達多了。儘管如此，對變化做出反應，畢竟是生者而非死者的特權。捫心自問，我並不覺得自己和姑姑特別親近，只是在第一次經歷到「某個人走了，再也不會回來」此一抽象概念時，我不知道該如何反應。我還沒有學會如何把初次的告別，和南港陽臺上的各類元素區分開來。但隨著我持續生活，遭遇的事情多了，就逐漸對這段經驗釋懷。「似曾相識」、「觸景傷情」、「失落」和「不在場」這些概念，位於我們抽象思考和現實體驗曖昧交集處最顯著的位置，也霸占我們見到特定事物時可能引發的聯想。現在，我已經習慣應對未必以死亡呈現，不可挽回的人際關係變化。雖然這並不代表我具備足夠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強韌，來應對「再也回不來」。

升上國中後，我們搬到松山。一樣是靠近頂樓的兩層屋子，不過這次兩層都是我們的。陽臺鋪紅色磁磚，大小花盆裡雜草恣意生長。這一處內外都像被拋荒的農地。爸媽的床墊發霉，支架斷折，得在下面疊起舊報紙

和雜誌撐住。我和妹妹睡在樓上靠水塔的房間，妹妹睡上鋪，我睡下鋪。爸爸從桃園迎回爺爺、奶奶的牌位，供在二樓客廳，上面寫著我不親近的名字。溫習功課的時候，我常被香薰得喘不過氣。爸媽幫我報了數學、英文和理化的補習班，我開始焦慮時間不總是夠用。供桌側邊的牆上掛了一口時鐘，夜深的時候，妹妹和剛出生的弟弟在客廳玩鬧的聲響會傳上二樓，和指針的滴答作響混在一起。

我們很長一段時間沒再搬家。我有了混熟的同學，而爸媽終於讓工廠發展上了軌道，不再徹夜未歸。我們會在餐廳圍著桌子吃飯，常見的菜色是滷一鍋五花肉，炒一盤蒜蓉花椰菜，一盤沙茶空心菜，再配一道煎得香脆的鮭魚。爸媽找師傅置換生鏽的欄杆，用水泥補上幾處破洞，又解決了下雨天我和妹妹房間會積水的問題。假日，爸爸會找我幫忙翻鬆花盆裡的泥土，栽下新的景觀植物。陽臺外側有一處大型磚盆，一半在屋簷下，另一半向陽。向陽的一面有叢仙丹和一株朱蕉，底下長著蘆薈。屋簷下有幾盆枯死的玉蘭，周圍蕭疏地生著蕨類植物和青苔。爸爸對這一處很滿意，便不再更動。念書壓力大的時候，我便撫摸蘆薈的刺，再摩挲蕨類的芽，用掌心輕壓青苔。一切似乎都在轉好，但我總感覺是我以自己為代價，把它們換來了。

出於成本考量，爸媽把廠房遷到嘉義，三個小孩留在臺北，一晃眼已過了六年。爸媽在我留學英國期間賣了松山的房子，並希望我們也搬到嘉義，但我們全都拒絕了。現在，弟妹各有各的生活，我獨自住在永和一間坪數不大，然而整潔可喜的屋裡。生活中主要的弊病，就是通勤時會感覺到臺北地區委實是人口過於稠密，以及常常分辨不了東西南北。但除此之外，單看物質條件，也能夠說一聲歲月靜好。我有自己的廚房，但鮮少做飯，只在假日挑一餐，邀請沒有正式交往的男伴到家裡來，共同置辦出一桌吃不完的義式料理，當作是奢侈娛樂。我沒有正式出櫃，但我想爸媽對此心裡有數。我對他們長久以來無條件的支持感到幸運，也為了我不能無條件地長成他們期望的長子而感到遺憾。

這六年來，我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，我很害怕就如此平淡冷漠地過完一生。有的時候，我條地驚醒，發現自己大半夜坐在房間椅子上，已經看了三、四個小時的西太平洋衛星雲圖。在這之間，我什麼也沒有做，也沒有睡著。我默然無語，感到難受。

我偶爾也凝視真實的天空。有時候是躺在床上，揭開粉紅色的窗簾，揣測今天會不會下雨。也有的時候，我到附近咖啡廳占靠窗的座位，隔著玻璃長久觀照雲層的擾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老闆也是個對苔蘚有奇特感情的體物君子。他細心在店內外養了不同品類的苔蘚盆景，藉由堆積土壤和石塊，製造出匠心獨運的景觀。他會對好奇的客人講解不同品種苔蘚的習性差異，以及該如何在家裡培養它們。我買了盆國畫裡祥雲造型的盆景，養在工作檯靠窗的一側，每兩日一次，用噴霧器為她澆水。

苔蘚真是種嬌貴的植物。容易受傷，需要維持相對穩定的環境，也不容易和其他植物共生。最近，盆景半側轉成褐色。我為此憂煩，擔心自己犯了錯誤，將她害死。幸好觀察了幾天，除了顏色轉濃以外，並無大礙。我帶她到咖啡廳裡，請老闆指點到底出了什麼問題。他告訴我，沒有什麼大礙，只是水澆少了，然後苔蘚雖然喜歡陰涼潮濕處，但也需要適當的陽光培養體質，才會養得健康好看。他推薦我試試看養一粒苔球植栽。苔球結合了苔土和常見的整株植物，前者為後者包覆根部，後者則能夠在環境安定之後，為苔球調整內部的元素分布、水分和養分配給。玩一下苔球，可以比較輕鬆找到護理苔蘚的訣竅。聽他這樣談，我感到自己隱然體會到了一點什麼，但也不那麼確定究竟是什麼。

作者介紹

楊右晟

直到現在，我仍記得妳說「我怎麼就攤上了你」那個晚上。

評審意見

鍾文音

〈苔雲〉最初並非我的理想文，但很奇怪的是這篇散文卻會形成我心中的懸念，我後來想，因為它乍讀十分淡然，但錯過後卻在心頭凝結一朵「雲」，文氣有一種自然，且還瀾漫一股說不出來的氣質，像是一篇成熟中透著孩子氣的獨特之文。

有如童年往事般的時光悠遠。雖然時間拉得太長，使得這篇散文的敘事顯得跳接與凌亂些，但我後來忽略這些瑕疵，而改愛它，也許是因為初始這篇散文就充滿魅力。

這種魅力是來自於無所企圖的靜好，隨著空間移動，人情也隨之落腳，人物出鏡入鏡，文字節制不濫情，卻能盯住目光。敘事瀾漫潮濕感，帶著細節描繪，勾出對逝去的感懷，靜寂的淡淡傷感。起站汐止，一路行過南港松山再移至南方嘉義，時間走過，如霧中風景，一切都模糊不清，如苔祕密蔓生成雲。